

## 忆滨一卫先生：藤本康子女士采访记：附：周作人 赠滨一卫书札四件

中里见，敬  
九州大学

田村，容子  
金城学院大学

中塚，亮  
爱知淑徳大学

潘，世圣  
华东师范大学：教授

<https://hdl.handle.net/2324/1916232>

---

出版情報：「『春水』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：周作人、冰心、濱一衛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，2，  
pp.233-251，2018-02-06.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「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」「新資料発見に  
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、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」

バージョン：

権利関係：

## 忆滨一卫先生——藤本康子女士采访记

附：周作人赠滨一卫书札四件

中里见 敬 田村 容子 中塚 亮

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的两年间，滨一卫先生（1909-1984）在北京（时称北平）留学，并寄宿于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府邸。回国后的1939年8月，滨一卫再访周宅。去年公开发表的《1939年周作人日记》有如下记载：

八月九日 晴，下午小雨，热，93°

晚滨君索旧照片及友人书，以平伯诗二、玄同札一赠之，又予以所书《掷钵诗》一纸。<sup>1</sup>

后向滨先生遗属请教，得知周作人所赠四件书品由其妥善保管。为确认四件书品，2017年9月3日，本文的三位作者前往三重县东员町，拜访了滨先生女儿藤本康子女士的宅邸。观赏（装裱为条幅形式的——译者注）书札之后，我们还采访了藤本康子女士及其夫君藤本知道先生，向两位请教了滨先生的经历及其家庭的有关情况。两位十分认真的回答了我们的提问，并允许我们发表采访记录。对此谨表示深切的感谢。

滨先生出生于大阪，1938年赴任松山高等商业学校，这是他在高校的第一份工作。据说最初的心情很像夏目漱石在其小说《哥儿》中所描写的那样，离开大阪到位于四国岛的松山这么一个冷僻小城，心情并不是很好。但滨先生热心教育教导学生，很快便适应并喜欢上了那里的工作。1949年，滨先生转任至九州大学教养部。开始时在位于久留米的第二分校工作，当时所有教员都居住在市营住宅（1955年统合到福冈市六本松校区）。康子女士说，当孩子们在先生工作的房间前玩耍，影响到先生工作时，先生便叫住康子，说“太吵闹了，你们到那边去玩儿吧”。先生本人从未呵斥过孩子们。我们的采访录音便由此开始。

为了更好的理解采访对话，我们先罗列先生的简略简谱。

1909年 生于大阪

1930年 毕业于（旧制）浪速高等学校

1933年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，专攻中国文学

1934年6月 以“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三种补给生”资格赴北平留学，寄居周作人宅邸

<sup>1</sup> 《1939年周作人日记》（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6年第11期）。关于赠送此墨迹的经过，可参照中里见敬《新公开的刘承干与周作人日记中所见滨一卫：兼论滨文库所藏《春水》手稿本》（『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』2016/2017）。

1938年 赴任松山高等商业学校  
1949年 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  
1973年 九州大学教养部到龄退休  
1984年 去世

（话者：藤本康子女士（滨先生女儿。以下作“藤本”）、藤本知道先生（康子女士夫君）  
采访者：中里见敬、田村容子、中塚亮）

藤本：他喜欢戏剧。有歌舞伎演出的时候，大抵都去的。还有，现代剧的山本富士子常来福冈，因为母亲也喜欢，便两人一起去。歌舞伎来的时候，必定百分之百的去。

中塚：只要是戏剧都喜欢？现代剧这样新的东西也喜欢啊。

藤本：他说，不管是什么戏都得到现场看。小时候大阪有好多小戏园子，从小就泡在戏园子看戏。实在是喜欢吧。无论如何，最爱看的必定是歌舞伎。渐渐的，也喜欢上了中国的戏曲。叫京剧，是吧？！

中里见：滨先生的父母大人是不是喜欢戏剧啊？比如小时候带他去看过戏什么的。

藤本：那倒没听说过。好像小时候家里挺贫寒的。母亲家那边比较富裕，家里开着印章铺子。母亲家那边姓山名。印章铺子是不是也做那个（指着挂轴），我就知道了。

中里见：装裱挂轴的是山名？！

藤本：没听说过……。完全。不过，仔细看的话，确实写着“山名”什么的，还有大阪什么什么区，没准儿也许真的做过那活儿<sup>2</sup>。母亲家那印章铺子挺大的。也是这个原因父亲才那样（装裱起来）珍藏着啊。所以就是这样保存了下来。（这挂轴装裱的便是周作人赠送的书籍）

中里见：滨先生是生长在大阪城里吧？

藤本：是。祖父原本是下层武士，是步卒，从冈山来到大阪的。大概是武士消失那会儿。来到大阪，人很能干，做木匠的。那时很穷，很不容易。是个很能干很好的木匠。就是爱喝酒，老是喝醉了误工。祖母老是长吁短叹。我不知道，都是父亲说的。因为这样，祖母才教人三味线赚点小钱。尽管如此，祖母还是教育父亲，今后的时代不上大学不行，你得去上大学！一直都是听着祖母的这句话长大的（笑）。父亲说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的母亲对教育很热心啊！？

藤本：好像是这样的。大概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祖母，父亲才进了大学。从小生活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周围有很多小戏园子。这话听父亲说过。他说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去看戏，慢慢

---

<sup>2</sup> 挂轴盒上有“大阪东区南农人町 山名瑞云堂制”的字样。

就喜欢上了。但没有钱有怎么去看戏呢！那我也不清楚。这话听过好几次。父亲说家里很清贫的。

中里见：那么伙伴们的影响比父母大了？！

藤本：是，是。应该是那样的。父母没有什么影响。到底是他自己的主意，还是受朋友伙伴的影响，或者是受过叔叔或哥哥的影响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大概是有特别合得来的人吧。当时要是仔细问问父亲就好了。但对那些不感兴趣，所以几乎没有问过。那时还是太年轻了。

中里见：怎么喜欢上中国的戏剧呢？什么缘由呢？

藤本：这个完全不清楚。不知道。他也没说过。

中里见：在京都大学选择专攻中国文学的缘由您听说过什么吗？

藤本：我也想过，怎么会是京剧呢！要是问问他如何就去研究京剧了就好了。京剧呀，什么剧呀，有好多种吧？！父亲讲过的。但那时我才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。要是再感点兴趣就好了。但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嗯嗯嗯，就忘到脑后去了。哥哥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只有父亲一个人尽心竭力地去弄了。真是的，怎么就喜欢起京剧了呢。父亲如何对中国发生了兴趣，还真不知道。确实非常有热情啊？！他说过周先生、周先生什么的。

田村：在家里聊过周先生的事啊！经常聊吗？

藤本：只听说过曾经得到过很大的帮助。常常念叨想再去一次北京。但又害怕。那边啊。跟他说，“那您去呗！”他又担心：“那边现在怎么样了呢？”那个，那边发生了那个糟糕的……。

一同：文化大革命。

藤本：父亲说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再去一次。但他没能实现愿望。要是母亲活着，应该知道的更多。我也常想，他为什么喜欢京剧。那么喜欢歌舞伎，喜欢戏剧，究竟是因为什么。那时候京剧有名吗？在日本。不会吧？

中塚：在京都大学的时候，是不是定期不知道，但有过京剧鉴赏会，听唱片。青木正儿先生搞过支那剧鉴赏会。或许是那时候开始接触上京剧的吧。<sup>3</sup>

藤本：通过什么机缘喜欢上的呢，只能想象了。

中里见：在旧制浪速高等学校学过德语吧！<sup>4</sup>

---

<sup>3</sup> 青木正儿在狩野直喜欢还曆纪念会（1928年）使用古典戏剧的唱片进行了演讲。另，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青木文库存有《研究所藏唱片目录》，可推测唱片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之物。另，吉川幸次郎有题为《学院听京剧唱片四首》（1934年作，吉川幸次郎《笈杜室集》研文书院，1981所收）的汉诗，可见，当时在京都大学周围，一定程度上能够接触到中国古典戏剧的唱片。又，《昆曲唱片目录》中有1920~30年代发行的唱片，包含了滨先生入学、留学这一段时期。参照中塚亮《青木文库所藏SP盘唱片目录稿》（『名古屋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年報』8, 2009）第61页。

<sup>4</sup> 滨先生于大阪府立高津中学毕业后，于1927年4月进入浪速高等学校文科乙类，为该校的第一期学生。文科乙类的第一外语为德语。参见中里见敬《滨一卫的北平留学：周丰一回忆录中的新事实》（《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开发年報》2014/2015）第3-4页。

藤本：是吗！（吃惊）没听说过。德语？

中里见：他进的是以德语为第一外语的课程，德语的功课最多。英语是第二外语。但在京大却变成了中文。至于原因，则不太清楚。

藤本：我也不知道。我从一开始，我当学生的时候，父亲常念叨京剧、京剧。但没说过自己是怎么喜欢上京剧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当时要是问问就好了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帮助过周作人先生的儿子周丰一，这事您听说过吗？

藤本：啊，是啊，找到了这个！（拿出周丰一致滨一卫的信5封，还有致濱ふみの两封）

一同：啊！啊！这个很宝贵啊！

中里见：这是丰一先生的信啊！

藤本：这个！这个也是！这个怪啊。母亲叫ふみ。这是父亲去世以后的信。写着父亲去世的事。（一边看信——写着周丰一的妹妹静子去世的事——）这封，看来兄弟姐妹很多啊！<sup>5</sup>。这封也不太清楚。字很漂亮啊！

中里见：没有周作人先生的信吗？

藤本：没有。好像母亲说过什么。但当时就是“嗯，啊啊”的听过就算了。不太清楚。很久以前了吧。周作人先生什么时候去世的？

中里见：1967年。

藤本：啊，那么久了！（周作人的信）还是没有啊！

中里见：（看周丰一的信）是文革以后啊！看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，又可以自由通信，两人重新联系上了。

藤本：那之前不能通信吧！

中里见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左右。

藤本：啊。有十年啊！真是个艰难的时代啊。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！

田村：上面写着“最后的信”。

藤本：好像关系很亲密。这位丰一先生。说是小两三岁。好像父亲年长三岁。我读过这封信。

中里见：他是浪速高等学校的后辈。

藤本：啊，留学了？在日本？

中里见：在大阪，滨先生先帮助了丰一先生，后来滨先生去北京留学，丰一先生说到我家来吧，于是滨先生便到周作人先生家寄宿了。

藤本：太好了。好像很喜欢周作人先生。说得最多了。啊，是这样的关系啊！

中里见：最开始在大阪滨先生先关照了丰一先生。

---

<sup>5</sup> 滨先生留学时，八道湾的周宅是周作人一家（信子夫人与丰一、静子、若子三兄妹）、弟·周建人一家（芳子夫人与马理、丰二、丰三三姐弟）一起生活。另，羽太信子·芳子姐妹的父母、信子的哥哥重久夫妇也曾在此居住过。

藤本：那么，是在京都大学？

中里见：那时还没进京大，是在浪速高等学校。

藤本：在日本呆了几年？

中里见：半年左右就退学回国了。因为发生了九一八事件。<sup>6</sup>

藤本：啊，战争的影响很大啊。

中里见：好不容易进了学校，结果被战争给弄完了。入学以前一直得到关照。估计在入学考试上得到过滨先生的帮助。丰一先生晚年在文章里回忆两人一起去玩儿。好像滨先生曾带丰一先生去宝塚看过那里的少女歌剧。<sup>7</sup>

藤本：宝塚？啊，看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啊！

中里见：丰一先生写过，对他来说，滨先生是他最亲密的日本朋友。

藤本：您认识合山先生吗？<sup>8</sup>

中里见：认识。

藤本：那位先生常给母亲寄信和贺年片。我看过。也常来家里。现在还好吗？

中里见：是的，身体很好。在滨先生的学生中，合山先生跟滨先生的关系最近密吧？

藤本：是。是合山先生。时常在家里见到。打过几次招呼。有几个人经常来聚。虽然家里地方很小。又有那么多书。还有，小西先生也常和夫人一起来玩儿。父亲常说小西君、小西君什么的。<sup>9</sup>



图 1 滨一卫（左）和周丰一（右）  
原载于周丰一《忆往二三事》（《颶風》19, 1987）（照片由中岛长文先生提供）

<sup>6</sup> 参照周丰一《来自记忆：获庐杂忆》（《颶風》14, 1982）第 14 页。另，据周丰一《来自记忆：获庐杂忆》（二）（《颶風》15, 1983）回忆，当时已内定进入九州帝大大学院学习，但因 1937 卢沟桥事变未能实现。

在福冈呆了两三天。受到热情招待，我提出申请，希望在自己国家的大学毕业后能够进入九州帝大研究生院学习，这一申请也得到应允，我非常开心。总之事情一切顺利，开心至极。于是离开福冈，在门司上船回国。

可是，正如老话说的那样，人总是被命运戏弄，寒假以来我所计划的一切，由于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那充满罪恶的军事行动而化为泡沫，一切都成为一枕黄粱。再悲哀也不过如此，人生何至如此无常啊！（第 37 页）

<sup>7</sup> 参照周丰一《忆往二三事》（《颶風》19, 1987）第 33-34 页。

<sup>8</sup> 指合山究（1942～）九州大学名誉教授。滨先生在九大课上的学生。1973 年至 2006 年历任九州大学教养部、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科副教授、教授，至适龄退休。主要著作有《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》（东京：汲古书院，2006）；中文版：萧燕婉译注《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，2017）、《『红楼梦』：性同一性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》（东京：汲古书院，2010）；中文版：陈翀译《『红楼梦』新解：一部「性别认同障碍者」的乌托邦小说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，2017）等。译作有林语堂著、合山究译《苏东坡》（东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78。后收入东京：讲谈社学术文库，1986-87）等。1996-98 年担任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教养部分馆馆长。

<sup>9</sup> 指小西升（1924～1981）福冈教育大学教授。在职中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。逝后刊行有小

中里见：学生常来吗？

藤本：是啊，也不算经常。有时候来，一下子五、六个人。

中里见：听合山先生说，他曾在过年的时候喝醉了酒，之后闯到滨先生家来。好像是在哪儿喝完酒，又来到滨先生家。

藤本：是吗！是什么时候的事？

中里见：住在小笹小区的时候。

藤本：那可能是我结婚以后的事情吧。真快啊！一转眼就过去了！我不太清楚。那时才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。母亲应该知道的更多。还记得合山先生来的时候，我和母亲之间的对话。“你去斟茶”，“不，我不想去”。记得我对母亲说“妈妈你去”，“我不好意思”。

中里见：康子女士也是九大？

藤本：我是西南（学院大学）。

中里见：西南毕业后在九大图书馆？

藤本：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。听说有临时工作，父亲问我“去吗？”，“嗯”。我觉得要是图书馆的话还行。于是便去了九大图书馆。开始是打字。打英文，干了五年左右。其实打字的工作很少，基本都是杂事。毕业后马上开始做临时工作，之后做了非常勤，一共干了三、四年，便结婚了。做到26岁左右时，父亲说：“你该结婚了！”

中里见：教养部的非常勤吗？

藤本：在教养部的图书馆。

中里见：开始是图书馆，之后是教养部的行政事务？

藤本：不是很正式的事务。

中里见：类似共同研究室的助手？

藤本：不，不。是事务员。周围有很多人。我是其中的一个。最初是图书馆。不是有个旧的图书馆吗？！

中里见：六本松的教养部分馆？

藤本：啊，是在那儿了。之后是人事科，现在想起来了。在人事科干了两年左右。那时想过差不多该嫁人了。一共干了五年多，在图书馆呆了几年呢，各一半吧。对了，父亲好像当上了图书馆馆长<sup>10</sup>。考虑到父女俩在一起不好，不管哪里，都需要换个地方。于是去了人事科。那里有五、六个人，或七、八个人，便去了那儿。好像在图书馆的时间长一些。三年

---

西升《汉代乐府·谢灵运诗论集：小西升中国文学论集》（福岡：苇书房，1983），收有其恩师目加田诚的悼念文章。后见《目加田诚著作集 第8卷 中国文学随想集》（东京：龙溪书舍，1986），标题为《小西昇君的事》。

<sup>10</sup> 1969年4月至1973年3月适龄退休的4年间，担任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教养分馆。据《九州大学百年史》第11卷 资料编IV“教员一览”载，1949.8.31—1951.3.30 文学部副教授、1951.3.31—1953.2.28 教养部副教授、1953.3.1—1973.4.1 教养部教授。

左右。一共正好是五年。

中里见：在西南是英文科吗？

藤本：是英文科。我理科和数学不好。压根儿不行。跟父亲很像。算术不好。母亲常说，“你连这个也不会？！”“跟你爸一样。算得真慢。”所以只能去文科。

中里见：您母亲也和一卫先生一起谈论戏剧吗？

藤本：母亲很喜欢歌舞伎。来这里（名古屋）时，还去名古屋的御园座了呢。吊在舞台半空的。

田村：市川猿之助。

藤本：母亲打来电话，说这个没太看过，不早买票就买不到了。我们就一起去了。在东京时也是这样。母亲和父亲一起来东京时，特别喜欢歌舞伎座。也常去旧书店。

藤本知道：早稻田或神田什么的。

藤本：我和父亲一样，搞不清东南西北。父亲说最高兴的就是让女婿画个地图，然后一个人去逛旧书店。他经常一个人去。他拿着地图，会说“真好找！”还说，问路上的行人，多半都不知道的。让我先生画了地图，他可以一个人去逛一天。他很喜欢书店。他说早稻田大学是有集中授课。他好像去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搞过集中授课。

中里见：书卖得很多吧？

藤本：旧书吗？不记得了。没怎么买。也买过，但并不是特别多。我说“爸爸，您小心，不要迷路了！”很有精神。那时候喜欢到处跑。

藤本：退休后，还去西南和福大（福冈大学）上过课。

中里见：一直都是讲大阪话吗？

藤本：是。父亲一直都是大阪话。他说，“大家都笑”。“用大阪话一上课，大家都笑。”上课时，有时会有几个学生中途一起离开教室逃课。他便刷的一下追出去：“哎！这可不行！！”“成绩可不及格了！”学生们听了，“哇”的笑出来。“正儿八经地学习！！”“一起跑出去，成何体统！！”父亲大声怒吼。

中里见：平时一定是很温厚宽容的吧？

藤本：是啊。大概平时是讲大阪话惹大家笑了。曾有谁对我说，“先生什么时候只要一说起话来，大家就笑”。我就想，“哦，是那样啊。那也难为情啊。”他自己曾说过，“大阪话好像不行欸！”他常这么说。我也觉得关西话一说就那样。

中里见：目加田先生在在文章里这样写过。说滨先生会讲话，是座谈名人。<sup>11</sup>

---

<sup>11</sup> 目加田诚《浜先生的事》（《中国文学论集》第4号，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，1974；后滨一



藤本：是吗！有不少人这样说。

中里见：在家里头也主要是滨先生讲话吧？

藤本：是的。他喜欢讲话。什么都说。母亲一般是看电视，不听他说。我不搭腔，他就说“你听着呢吗？”所以我怕总是“嗯、嗯”的应对他。父亲喜欢说话，特别是一喝了酒。他酒量不大，一喝就醉，于是就会说其过去，说起好玩儿的事。他喜欢说话。所以家里什么时候都很热闹。母亲不太听父亲唠叨，会说“你爸爸又说起来了。就停不下来。”母亲也说大阪话，两人一样。他们两家是邻居。山名家和滨家。

中里见：两人从小就熟吗？

藤本：好像是母亲读女子学校的时候，父亲的哥哥给母亲辅导过功课。就这样认识了。

中里见：那很早就认识了啊。

藤本：是的。山名家是开印章铺子的，而父亲家则比较穷。给母亲辅导功课其实也是打工。

母亲是山名家的独生女，生活条件很好。我听母亲讲过这些。

田村：滨先生多大年纪结婚的？那时还是学生吗？

藤本：他们两个差六岁，结婚时母亲 22 岁，所以父亲应该是 28 岁。我是昭和 19 年（1944 年）出生，最上边的哥哥是昭和 14 年（1939 年），二哥是昭和 16 年（1941 年），我是 19 年。由于伯父来给母亲辅导功课的缘故，母亲和父亲也就认识了。后来不知怎么就好起来了。我问父亲，“母亲并没有跟伯父结婚，是不是弄错了啊？”父亲说，“反正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这样。”

中里见：滨先生在旧制滩中学当过一年老师啊。

藤本：啊，他是说过这件事。那个名人，小说家，基督徒。嗯。

田村：远藤周作？

藤本：啊，是，是。他说教过那个人。又一次，市民会馆上演远藤周作原作改编的戏剧，我和父亲去看过。远藤周作个子很高。那时父亲说“这是我女儿”。我说“初次见面，你好”，便跟远藤先生握了手。

田村：和远藤周作？

藤本：父亲到了后，他便过来了。当时我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学生。两人寒暄了一下，“怎么样？”，便一直聊起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戏已经结束，到了该回去的时候，我心想你们的话快点完吧。原作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对父亲说，“远藤周作很有名啊，真了不起！”父亲却说，“学习却并不太行。”“您的话可是失礼了！”听了我的话，父亲说“真是出息了！”看完

---

卫《浅谈中国戏剧》，东京：大空社，2000）收录，曰：

大家都知道滨先生很会讲话。他讲战争中他们的运输船被鱼雷追逐，是那样令人心惊肉跳，什么时候听都会感觉仿佛身临其境一般。他讲话堪称一流，看上去听的人在那哈哈大笑，但其实却给人莫大的感动。（第 7 页）

戏以后，我和父亲有这样的对话。父亲说，“当时他还真不算是秀才！”

中里见：远藤周作也记得滨先生？

藤本：是的。所以他才特意出来。周作先生不禁“啊啊”的过来和父亲握手。应该是还记得父亲的样子。父亲说“就一年，也不知道记的对不对。”两人一直在聊，也谈到戏剧。最后说声“失礼了”，便回去了。看上去很忙的样子。学生出来打招呼见面，父亲也很高兴。因为是名人。那是滩中？学习好的学生很多。在那里？“他在那里算是稍差一点的”。我说，“不能那么说！”“保密吧！”现在在这儿说这事，其实是有违父亲的嘱咐，你们要要保密呀！（笑）

田村：（周作）上的是庆应吧！

藤本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吧？

田村：他自己在文章里写过，自己在滩中学的学习并不好。

藤本：父亲也说“就是个马马虎虎”。我说，“哎，是吗？那么了不起的人！父亲说，“跟任何人都不要说！”今天这是第一次说这事。

中里见：因为绝大部分学生去的都是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吧？

藤本：因为这样，所以他给父亲留下了印象。周围都是秀才。但其实也不是多差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在九大教的是中文吗？

藤本：教中文和中国文学。也去过文学部上课。不光是教养部，不清楚每周几次，但也去文学部上课。中文很难吧？父亲常在家通过广播或唱片听中文。不过听多了也就不觉得别扭了。开始的时候，觉得中文怪怪的。那时日本还不重视中文，人们都关心欧洲和美国什么的。我对父亲说，“哎！这就是中文？爸爸，您说这种么奇怪的语言，真不容易啊！”他大声的讲中文，努力的练习。

中里见：每天都听广播？

藤本：有广播。还有唱片之类的。大概就是京剧的刺耳的高音吧。每每都是那样的声音。在家里老听那个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唱过京剧吗？比如一边听唱片一边唱什么的？

藤本：唱过。我们说“声音真大啊！”他便回答说，“必须得这么大声音！”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自得其乐。

中里见：自己唱吗？

藤本：唱。跟着唱。

中里见：跟着唱片一起唱？

藤本：好像也是学习中文。发音什么的。经常听。因为老是听，我们也就听惯了中文。有这样的记忆。

中里见：好像有人曾经写过，说滨先生会唱京剧。但听过的人已经都不在了，要是康子女士能证实的话就好了。

藤本：记忆中确实有过模仿练习。

中里见：就是那刺耳的高音？

藤本：是，是！那“唵——唵——”的高音。我怕说重了伤父亲的心，便悄悄把拉门拉上。嘴里说一声“真吵！”。有这样的印象。父亲却很开心。父亲经常说起去中国时的事儿。那时候哪里都想去看看，但又感到特别恐怖。那是战争时期。穿着中国衣服，尽量不开口说话。

中里见：不让人知道自己是日本人。

藤本：是的。因为一旦说话，就会有口音。到处都是警察，很害怕。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闭嘴不讲话，随时打开一张报纸，以免有人来打招呼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偏偏要到那种地方呢。但还是他想去的吧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在中国看了许多戏剧，大概就是那样悄悄的小心翼翼的看的吧？

藤本：那倒不一定吧？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呢！那些我也没有细问过。住宿的地方好像也不是一般的。有时找不到住的地方，便求人家家行方便，解决住的问题。父亲说他喜欢到乡下去看戏，看各种各样的戏。有时到了一个地方，觉得还行，便问问情况，那地方很冷，有些担心迟疑。但最后还是留下，一晚上冷得发抖。大概因为是乡下，所以条件不好吧。我说，“您去的地方可真够可怕呀！”他说那些地方的厕所很脏，脏得没法形容。现在的中国好很多了吧，有很多人去旅游。父亲喜欢讲这些。没事的时候，便“哎哎……”的聊起来。我们也就“嗯嗯”的半听不听。父亲什么都说。看得出来，往昔的时光他很开心。会讲他做了这个干了那个。那时我就想，“平安无事，太好了！”对不对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，要是运气不好了，就得倒霉。去中国，是坐船吧？去那么远，真不简单。大概是太想看看中国的戏了吧。除了京剧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戏。父亲曾经给我们解释。

中里见：是昆曲昆剧吗？

藤本：啊，是，是。记得他说了一大堆。我也搞不清说的内容。他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。用大阪话。所以大家都笑。大家凑到一起，老是笑。父亲一个人不停地说。他喜欢说。一想起来，真觉得很怀念。

中里见：经常说起周作人先生吗？

藤本：不太说。但感觉到他非常尊敬周先生。但不太具体说。那个谁……？

一同：丰一先生。

藤本：我没听他说过周家公子的事情。母亲大概会比较了解。

中里见：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。

藤本：是吗？！第一次听说。

中里见：丰一先生的信也是用日语写的。他的日语很好，所以留学的时候应该过得很舒心吧。

藤本：啊，日本人？叫什么呢？

一同：羽太信子女士。

中里见：丰一先生他们弟妹好几个。是个很热闹的家庭。那时滨先生就是和大家一道用饭的。

藤本：这方面的情况没听说过。

中里见：“ハーマ、ハーマ”在汉语里是“蛤蟆”的意思。丰一先生后来在回忆中写过，孩子们也曾这样叫滨先生，开玩笑。在那样一个环境中，滨先生的留学很少寂寞。<sup>12</sup>

藤本：感受到他的留学还是挺愉快的。透过他的话里话外。能感受到他喜欢中国，也觉得在中国的留学很开心。是两年半？

中里见：正好两年。

藤本知道：鲁迅呢？

中里见：有没有说到过鲁迅？周作人的哥哥。

藤本：没有讲到过鲁迅。我想是没有。

中里见：周作人和鲁迅是兄弟，他们的母亲和鲁迅的夫人分别住在北京不同的地方。那时鲁迅已经住在上海，不在北京。滨先生似乎去看过鲁迅/周作人的母亲，他在讲课笔记里提到这件事，说鲁迅的母亲是一位新式女性，而鲁迅夫人则非常沉静。<sup>13</sup>

藤本知道：这些没听说过。

藤本：我是从未听说过。鲁迅的事情没说过。当初，我问过父亲，周作人是名人啊？他说：“是鲁迅的弟弟”。不是儿子，对吗？还有好多，是不是？。

中里见：兄弟三个。最小的是一个有名的生物学家。

藤本：欸，三个人都很厉害啊！

中里见：（老三）周建人的夫人也是日本人，是羽太信子的妹妹（芳子）。姐妹俩分别嫁给了周作人/周建人兄弟。滨先生留学的时候，周作人/周建人两家生活在北京的八道湾。周建人很早就在上海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工作，和夫人孩子们不在一起。

---

<sup>12</sup> 参见周丰一《忆往二三事》（《颶風》19, 1987）第33页。

<sup>13</sup> 滨先生在授课笔记《「中国文学略说 其三 昭和二十六年度》（浜文库 / 日文戏曲 / 21）记曰：

只听说与朱安的关系很奇妙，没有离婚。我在北京也曾见过。是位旧式女性。跟她讲话的时候需要翻译帮忙，所以话说的不多。她跟婆婆鲁氏那种新式感觉有些相反。她一直和婆婆一起生活。生活费是鲁迅负担。鲁迅说这位朱安是母亲送给自己的。他回忆说，“那时家里人担心我是新人，肯定反对那些旧式仪式，不会拜祖。但我全都默默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。”他甘心做了母亲的牺牲。

藤本知道：（看中里见拿出的照片）这张照片是小川环树先生吧？！

中里见：是。九州大学的目加田城先生和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先生。

藤本：是汤川秀树的弟弟吧？父亲说去过他们家。他们家很漂亮。父亲这边比较穷。去他们家时，有长崎蛋糕待客。“一尝呢，味道也和家里吃的完全不一样，超好吃。这事听父亲说过好几次。因为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吧。说那家很豪华，称呼也是“母亲大人”，“环树就住在那样讲究的府邸”。学生时代的时候，常跟他说，“来我家，来我家”，所以就去了。到了一看，很漂亮，大小有普通人家的五倍十倍，很是了不得。很吃惊。以前的大学生有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。父亲这样的穷人家的孩子不太多。能上大学的很少。环树他们兄弟四个，都是学者。父亲常说起这件事。老二拿了诺贝尔奖，茂树是老大，四个儿子，全是学者。<sup>14</sup>

一同：他们的父亲是地质学家小川琢治。

藤本：这位是目加田先生，另外一个人？

中里见：是周丰一先生。

藤本：啊——！这儿是哪啊？

中里见：北京的北海公园。滑冰时照的。

藤本：啊——，滑冰，冰上啊。冻冰了。

中里见：这件事说过吗？

藤本：没说过。第一次听说。

中里见：目加田先生的女儿说以前常听她父亲讲起这

件事。目加田先生自己会滑冰，在北京时经常去滑冰。先生很自豪，在家经常讲那一段经历。

藤本：那，父亲肯定老摔跤，是不是不会滑呀。第一次听说。哎，真的。仔细看真是滑冰鞋耶！有意思。

中里见：据说丰一很会玩儿。当时很时髦。还和歌手订过婚。最近西村正男先生正在发掘这方面的资料。正好是这个时候。不知滨先生知不知道这事。男人之间会不会谈到这事？不过那个歌手在结婚前便死了。<sup>15</sup>



图 2 文质彬彬的学者们在北海滑冰合影，1934年12月。由左为周丰一，目加田诚，滨一卫，小川环树（写真由东谷明子女士提供）

<sup>14</sup> 准确的说，长子小川芳树是冶金学家。次子贝塚茂树是东洋史学家。三子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。四子小川环树是中国文学家。五子小川滋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病死。小川环树曾写过随笔《冬天的柳川》（《文艺春秋》1959年2月号，后收入小川环树《谈往闲语》东京：筑摩书房，1987；《小川环树著作集》第5卷，东京：筑摩书房，1997收）讲述与滨先生的交往。

<sup>15</sup> 据西村正男·关西学院大学教授调查，婚约的另一方是孙德志（1917~1935）。孙德志就学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，非常有望成为女高音歌手，但不幸在苏州公演时染上斑疹伤寒，不治身亡。周丰一《来自记忆：荻庐杂忆（二）》（《颶風》15, 1983）第35页有如下记述：

藤本：没听说过。

中里见：九大以滨文库的形式接受滨先生搜集的那些资料，这是滨先生的意思吗？

藤本：我什么也没听说。不过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母亲曾和我说过：“这些东西怎么办呢？你爸爸现在身体还好，要是不在了如何是好！”因为父亲和母亲说过，“头疼啊，这些东西，谁都不要，对我来说却都是宝贝呀。”母亲问过我：“该怎么办才好”母亲告诉我这些，考虑“怎么办才好”。后来的处理方式和结果，我都不知道。可能是我来这边（名古屋）以后，母亲跟人商量了吧。

中里见：合山先生跟行政管理方面商量，包括费用的问题，又得到东京大学田仲一成先生的协助，最后决定九大决定接受的。

藤本：啊，承蒙关照了。这些我都不知道。听母亲说，那些东西很不容易才运走的。她说，“很多学生来我家帮忙，让他们拿走了。”当时，好像把让人拿走的和留下的东西分开了。当时大概谁也根本没打开看过。好像他们说过：“这些东西要好好保存！”母亲认为他们是不想要这四幅挂轴。母亲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大概就那么放着了。“扔掉是不行的。父亲那么看重的东西。那就留在我这儿！”“啊，怎么弄呢！”母亲便把这东西放到壁橱里了。她曾打开瞧过。像是汉文。“这，压根不懂啊！”便又放回去了。大家谁也毫无兴趣，就这么放在那里了。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还是您先说的吧？您说的“家里有没有保存着一些挂轴？”

中里见：对，是的。去年刚刚公开的《周作人日记》的1939年部分记载着：“晚滨君索旧照片及友人书，以平伯诗二、玄同札一赠之，又予以所书《掷钵诗》一纸。”所以才向康子女士请教“有没有挂轴”的，结果还真是有！我想，滨夫人大概只想要留下这个吧。

藤本：我只记得母亲说，“看，看，搬走了。把这个放起来。还有这个。”和这个一起，还有些别的东西。“这个是挂轴，好好放起来！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说，啊，是吗！母亲说，“至少这个应该放好……！”所以，这个当时要是直接那么拿走也就好了。结果是我接过来，直接放到了壁橱里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没有留下日记吗？

藤本：有日记的。但扔掉了。母亲扔的。差不多都扔掉了。留着也实在太多了。我放学回来，经常看到父亲在那儿写，我问“干嘛呢？”他就说“练字呢！”在和纸上。母亲扔的时候说，“这是你爸爸写的”，我也一边看一边扔。

中里见：如果有留学时的日记，那会是很宝贵的资料啊。

藤本：我看到的是上了年纪以后的日记。多半是“康子，几时归”、“往室见河散步”之类的。

---

其实在那两年前的八月，上海的未婚妻孙谧——姑且这样称呼，那个十八岁的姑娘亡故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接近过女人。我拒绝了各位的好意，一直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可能是为了练字吧。好像过去没写过日记。不敢百分之百确定。

中里见：照片是您母亲送给中岛长文先生的吧？

藤本：什么照片？

中里见：留学时的照片。据说是先生去世以后，您母亲送给京都的中岛长文先生的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喜欢照相啊。

藤本：是，喜欢相机。拍照。把房间弄黑，洗相。家里房间弄得漆黑，我一进去，就说“不行！”那不能亮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又是漆黑的，一个人在那弄。

藤本知道：在洗澡间挂上毛毯，弄黑了。在洗澡间。

藤本：家里的房间都是四叠半大小。记得有时于是母亲说，“康子，不能进啊！”但已经晚了，进去了。于是，“啊——！啊——！”记得有一次或两次。回到家，关着门，便打开进去了。那，说是不能亮的！

中里见：那照片还有吗？

藤本：是家里人一起拍的，距离现在最近的。唐津，家里人经常一起去。父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，那是年轻的时候，带着高中生和中学生的孩子，全家五口人，经常去。那个照片还有，但旧的没有了。也许有。但我没有印象。

中里见：滨文库里有几本相册，是滨先生整理的有关戏剧的照片。

藤本：我也去过一次，滨文库。母亲身体好的时候。

中里见：六本松？

藤本：是的。

中里见：请一定再来。明年夏天箱崎校区就没有了。要迁到伊都去。

藤本：伊都？

中里见：糸岛那边。一年后箱崎校区就没了。六本松校区已经没了。

藤本：六本松的情况听朋友说了。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

中里见：变成公寓、商业设施，还有法院。福冈城址要变成公园，法院要腾出来，搬到六本松。

藤本：平和台球场呢？很怀念啊。去过很多次。父亲喜欢棒球。喜欢西铁狮子队。用收音机听比赛实况。很卖力气。

中里见：我以为滨先生是阪神老虎队的球迷呢。

藤本：不知为何，是西铁狮子队的。棒球迷。听着广播，说“输了！”便啪的关上收音机。赢了，就听着解说员的解说，“嗯！嗯！嗯！”，开心的听下去。

藤本知道：这位（指着康子夫人）现在也是棒球粉丝。

中里见：是中日（名古屋）巨龙队吗？

藤本：不，是狮子队。福岡的朋友们都是福岡软银队的粉丝，只有我是狮子队。他们会对我说，“狮子队不行啊！”软银太厉害了嘛。我常常会想起来，父亲老是跟我说“去吧，去吧！”一个人没有意思。母亲又不感兴趣。我倒是很喜欢。于是，“好，去，去！”便和父亲两个人坐上巴士。很近嘛，从小笹这边去的话。回来时坐出租车，嗖的一下子就到家了。到了最后狮子队不行了。有一个时期是很厉害的。父亲喜欢稻尾投手。我们去给他们加油，高喊“加油加油！”父亲的兴趣很多。

中里见：滨先生兴趣很多啊！

藤本：是。兴趣听广泛的。经常跟母亲一起去旅行，喜欢照相，甚至在窄小的家里洗相。有很多回忆啊。真是怀念！平时很少谈这些。时间过得真快！希望这挂轴能发挥作用。

中里见：大家一起拍张照片吧？今天您讲了这么多，都非常宝贵。真是非常感谢。谢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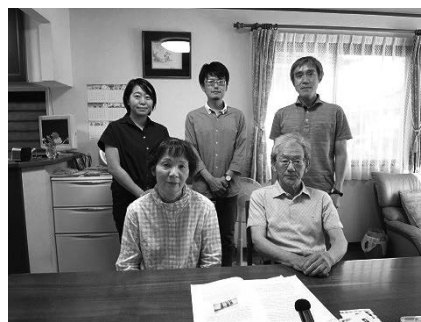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 藤本宅邸采访合影

前排由左为藤本康子，藤本知道

后排由左为田村，中塚、中里见

#### 附：周作人赠滨一卫书札四件

以下，对诗札本文及跋文进行诠释；并附记已刊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。但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字体差异不予标注。

#### 1. 周作人《苦茶庵打油诗》其三（掷鉢诗）（图 4）

粥飯鐘魚非本業，砍柴挑擔亦隨緣。有時擲鉢飛空去，東郭門頭看月圓。

古有游仙詩，今日偶寫此，豈非游僧詩耶。廿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知堂 「冷暖/自知」印

此诗作于民国 27（1938）年 12 月 16 日，发表于《宇宙风》1939 年 1 月 16 日。现有王仲三笺注《周作人诗全编笺注》（上海：学林出版社，1995）第 6 页、及止庵校订《周作人自编文集：老虎桥杂诗》（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第 88 页收录。另参见中里见敬《新公开的刘承干与周作人日记中的滨一卫：兼论滨文库所藏《春水》手稿》（《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开发室年报》2016/2017）。

【校异】括号内的字为王仲三笺注本及止庵校订本所作。

第一句“业”（色），第二句“砍”（劈）。“十二月十六日”（十二月十六日作）

均无跋文“古有游仙詩，今日偶寫此，豈非游僧詩耶”。

王仲三笺注本有注曰：“鱼：木鱼。”“鉢：和尚喫食用的器具。”“東郭門：作者家鄉



紹興的城門名。”，并施以箋。

## 2. 俞平伯《天津杂诗六首 附跋文》(图5)

西傾殘日終無語，不盡東行客子愁。圓月輝然臨莫野，滄波還是與天流。  
朝市滄桑幾變遷，依稀風物有前緣。南來初駐伊家日，回首匆匆十六年。  
左右長橋度彩虹，大沽河水映朦朧。金銀佳氣樓臺景，都在輕車一望中。  
勸君莫話平生事，塵景迴看也寂寥。何限浮屠三宿感，石橋重見晚來潮。  
才到中年改鬢絲，秋深髡柳未堪悲。海河欲暝風如剪，獨有寒沙動客衣。  
換却巢痕燕子泥，凭闌人阻鳳城西\*。吟情孤迥成無奈，容易街燈照晚齊。

十九年十一月同應啓无之約，去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。蒙院長齊君招飲，於逃席中乞得少間。歸北京後，成詩六絕。吟玩累日，求其詞足遣懷，而此境悠邈。自嗟，昔年學爲匠既不成，今日學爲文匠亦爾。燬藥翁想同此歎息也。 衡寫稿。 「平/伯」印

俞平伯（1900-1990），北京大学时代为周作人之学生，诗人及散文家，又为著名的红楼梦研究家。与周作人相同，1937年后，俞平伯亦滞留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。

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第363-364页，有“天津杂诗（录三首）”，仅收录第三、五、六之三首。无跋文。《俞平伯全集》第1卷（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7）406-407页亦同。

【校异】括号内字为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《俞平伯全集》所作。

第三首：第一句“度彩虹”（廣陌通），第二句“大沽河水”（沽河水色），第三句“景”（影），第四句“轻”（单）。

第五首：第一句“到”（过），第三句“欲暝”（到晚），第四句“独”（惟）。

第六首：第一句“巢痕”（归宁），“子”（垒），第二句“阻”（隔）。\*有注“時方遷居清華園校舍”。

【注】“學爲匠”：章太炎《與王鶴鳴書》有“古之學者，學爲君也；今之學者，學爲匠也。爲君者，南面之術，觀世文質而已矣；爲匠者，必有規矩繩墨，模形惟肖，審諦如帝，用彌天地，而不求是，則絕之。”（《章太炎全集》四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，151页）。古有《論語》憲問曰“子曰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”

## 3. 俞平伯《送玄公赴欧州二首》(图6)

翰海停車挹晚涼，烏拉嶺外有斜陽。少將遠志酬中歲，多作佳游在異鄉。三月花都春爛漫，十年霧國事微茫。槐陰時霎燈前雨，明日與君天一方。

下城鬢舍乍披襟，去矣年光不可尋。眼底桑田同閱歷，尊前哀樂半銷沉。壯君絕域河山

氣，媿我荒居嬾病心。欲賦楚聲代驪唱，山中松桂未成陰\*。 「平/伯」印

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第365页、《俞平伯全集》第1卷第408页以《送朱佩弦兄游欧洲（二首）》题名收录。朱自清，字佩弦。送别朱自清赴欧洲留学（1931年8月22日）诗。《俞平伯全集》第3卷的卷首刊载有俞平伯此诗1974年手迹。

【校异】括号内字为《俞平伯全集》所作。

第一首：第三句“少”（稍），第五句“三”（五），“爛漫”（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作“爛漫”，《全集》作“爛漫”）

第二首：第三句“桑田”（滄桑），第五句“河山”（關河），第七句“賦”（寫）。\*有注“春在堂句”。

此便笺下地分三行印有“六年太歲/戊辰於吳郡敬造/維衛尊佛”字样，左角可见“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煨藥廬■箋”（■辨認不清）<sup>16</sup>。“齊永明……”为会稽/妙相寺的石佛铭文。“煨（煨）藥廬”系周作人书斋名。周作人在致俞平伯书简中记曰：“印了這麼一種信紙，奉送一匣，乞察收。此像在會稽妙相寺，為南朝少見的石像之一，又曾手拓其銘，故制此以存紀念，亦並略有鄉曲之見焉，可一笑。”（民国19年11月21日）<sup>17</sup>。但此函的日期与便笺的“民国二十年”不符。印此碑文的便笺有19年版和这个20年版<sup>18</sup>，给俞平伯的信里所说的是19年版。大概周作人把这两版便笺都送给了俞平伯<sup>19</sup>。俞平伯在那便笺上写下诗，然后到了滨一卫手上。

#### 4. 钱玄同致周作人书信（图7）

名齋再白專齋。足下用中村氏筆，初始作書，固甚苦艱澁。此信即其鑄證也。但弟敢信，用之純熟以後，必有得心應手之快感，此可斷言者。彼時若偽作漢晉書影，私謂必勝于某君之陶詩卷子也。錢玄同又白。 「疑/古」印

钱玄同（1887~1939），自日本留学时代1908年他与周作人一同受教章太炎的讲筵以来，两人成为亲密朋友，也搜成为新文化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的核心人物，又同为北京大学教授。

<sup>16</sup> 《永明砖拓入新笺》（『文汇报』2016年5月7日，第8版。

据 [http://wenhui.news365.com.cn/html/2016-05/07/content\\_417394.html](http://wenhui.news365.com.cn/html/2016-05/07/content_417394.html)，■为“制”。

<sup>17</sup> 《周作人书信》（香港：实用书局，1967）第184页。止庵校订《周作人自编文集：周作人书信》（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第95页。

<sup>18</sup> 见前《永明砖拓入新笺》。

<sup>19</sup> 另，俞平伯也于民国20年（1931）2月8日寄信周作人，感谢赐赠便笺。（《俞平伯全集》9，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7，第226页）其日期在“民国二十一年一月”以后，此函所说的便笺到底何者，尚无法确定。

日本占领北平后，钱玄同也留在北平，也继续与周作人往来，但于 1939 年 1 月 17 日突然去世。

《钱玄同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）未收录此函。这封书简所用的书体是中村不折（1866~1943）竭尽全力收集的北派书体，在日中书道交流史上具有很高价值。就传统而言，以王羲之为首的南朝书体一直受到重视。但自从阮元的《南北书派论》《北碑南帖》以来，从清末到民国之间，北朝的书体也开始为人们所注意。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人很可能是看了中村不折《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》（东京：西东书房，1927），受到了北朝墨迹的刺激也未可知。中村不折收集的书法真迹、石经、墓志、拓本等约有 16000 件，现为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收藏。

（附记）以上介绍的周作人赠滨一卫书札四件，已由所有者藤本康子女士捐赠与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。2018 年 2 月 6 日将于九州大学伊都校区新中央图书馆召开第一届“东亚的交流与文学”国际研讨会“《春水》手稿与日中的文学交流——周作人、冰心及滨一卫”，届时将披露这四件宝贵的书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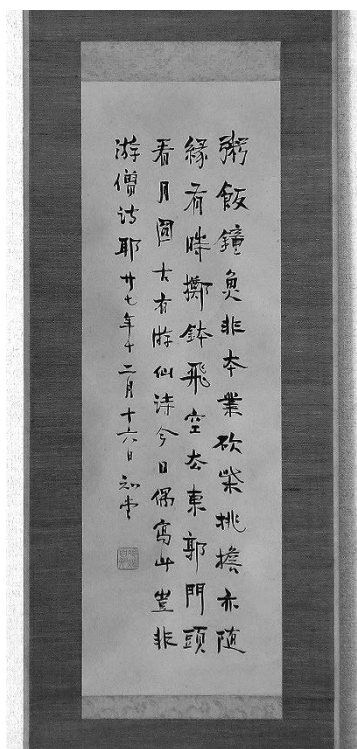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 周作人《苦茶庵打油诗》  
其三（掷钵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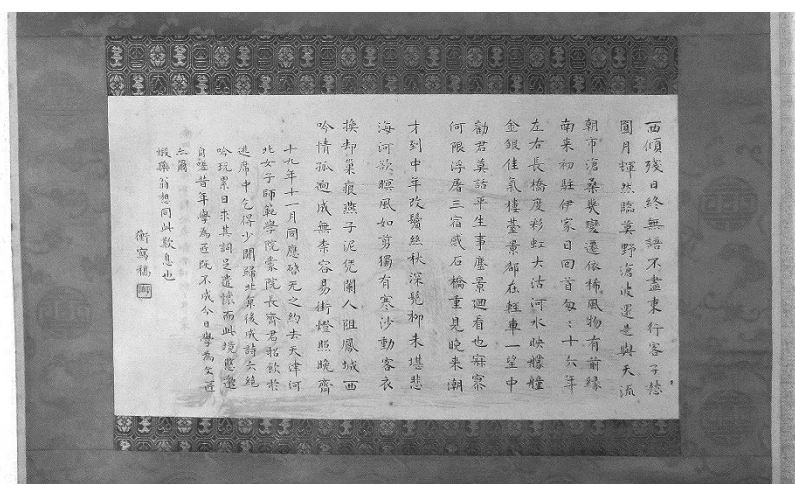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 俞平伯《天津杂诗六首 附跋文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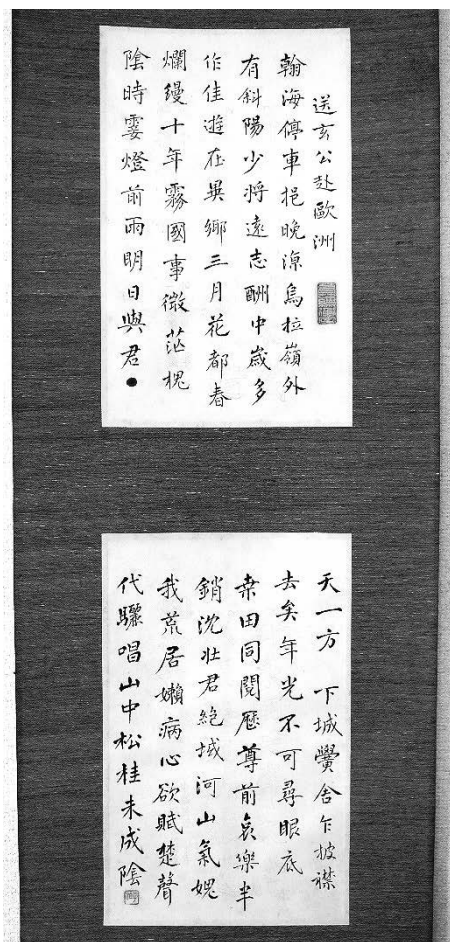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俞平伯《送玄公赴欧洲二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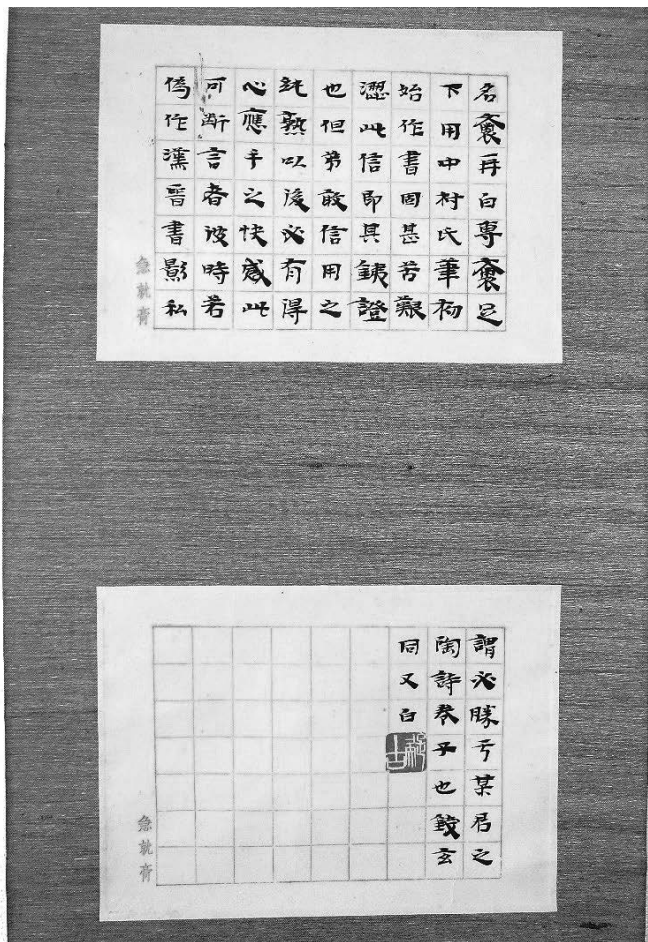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钱玄同致周作人书信

本研究为科研项目（16H03405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

（原载《言语文化论究》第40号，2018年。中文版系此次收录论文集之际所译。）

中文翻译：潘世圣